



莊子翼卷之二

振三

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
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
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其

振二

一

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
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
國有瘳乎仲尼曰謹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
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
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

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
所涉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湯乎名知出乎
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
器非所以蓋行也且德厚信矜打未達人氣
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疆以仁義繩墨之言

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
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
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
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闕其捷而目將焚之
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
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
昔者無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
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
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

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形戮其用
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
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升也而
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
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
為克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
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
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皆
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于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

振三

二

已皆天之所予而獨以况言斲乎而人善之
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
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路
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者敢不為耶為
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

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誦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郭註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國者人君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也不見其過莫敢諫也輕用民死輕用之於死也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之如草芥也民其無如矣無所依歸也道不欲雜言宜正得其人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古之至人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彼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犯難故知其攝二所存於已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其寄妙當於群才功名歸物而慮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且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距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名

知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與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夫授人夜光鮮不按劔者未達故耳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強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

人不後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逆也苗人者人必反苗之適不信受則謂與已爭名而反害之也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為明君君明則不苦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工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用其捷辯以距諫飾非而目將榮之使人眼眩也色將平之不能復自異於彼也口將營之自救解不暇也容形心成乃且釋已以從彼也名之曰益多適不能救乃更足以

成彼之威也順始無窮尋常守故未肯變也不信厚言未信而諫雖厚為害也龍逢比干居下而任上之憂非其事也故其君擠之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夫暴君若叢枝胥教有扈非徒恣欲乃復求名但所攝二

求者非其道耳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眾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端而虛正其形而虛其心也勉而一言遜而不二也惡惡可者言未可也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其揚於外強禦之至也采色不定喜怒無常也夫頑強之甚人以快事感已已陵藉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雖小德且不能成將故守其本意執而不化即汝之端虛勉一外合而內不訾此未足以化之也顏回更說三條內直者與天為徒言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若然者依乎天理推已性命若嬰兒之直往也外曲者與人為徒言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為也成

而上比者與古為徒言成於今而比於古
雖是常教有諷責之旨然寄直於古故無
以病我也仲尼猶以為未可意謂當理無
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真耳雖未弘
大亦且不見咎責然於化則未以其拯三

振二

五

術以適彼非絃心而付之天下也

筆乘若唯無詔王公句絕詔告也汝唯無告
王公則已言則必且乘人而闕其捷云云
皆指顏子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
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異邪易之者暉天不
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
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
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
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

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
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
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
虛乎夫子曰蓋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
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

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
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
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
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
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

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
之化也禹舜之所紐者伏羲堯凡遠之所行
終而况散焉者乎

郭註夫有其心而為之者誠恭易也以有為
為易未見其宜也若一志者請去異端而

任獨也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
此虛以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其心則至
道集於懷也未使實自回者未使心齋故
有其身也得使未始有回者既得心齋之
使則無其身也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者

振三

六

致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也譬之官商
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而應者任彼
耳不強應也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
之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不得已者理之
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

也則幾矣理盡於斯也不行則易欲行而
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為則易欲為而不傷
性不可得也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
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偽也則失真少者
不全亦少失真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

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為偽不亦
難乎有翼有知之喻言必有其具乃能其
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也夫
視有若無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獨生矣
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若夫不比於

當不會於極此為以應坐之日而馳騫不
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
哉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
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真尚無幽昧之
貴而况人間之累乎物無貴賤未有不由

振三

七

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
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謂見而見哉
若夫知見可以欲為而得者則欲賢可以
得賢為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
知知之自知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

自見因欲為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妻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身處不適則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聞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之有也

筆乘為天使為人使與未始得使及得使之使相應顏子問屋為心齋也而霍然有悟故曰回之不能運動如意者有我也能運動如意者無我也夫子嘆其盡善而又告

之曰女能遊其樊而無動于名意合則言不合則止廣大而無門澹泊而無毒一處之以不得已為則幾矣幾者幾于無我也絕迹以下重發此義不行而絕迹則易行而不踐地則難為人使則有我故是偽為

天使則無我故難偽夫知不以知如大之行不以步鳥之飛不以翼者天使之也此所謂虛也室虛則白生心虛則道集蓋非有吉祥也而吉祥莫大焉人之安身栖志釋此無歸矣而猶然不止非坐馳而何坐

馳如言陸沈之類蓋人心自止。樹執以為不止是猶之馬伏槽櫪而意騫千里即拱默山林祗滋其擾耳夫耳目內通則無聞見外于心知則無思為如此則可以言虛而鬼神來舍矣况于人乎此所以命萬物之化而不化于物古聖人所為服行終身者也

葉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故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于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惟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憾饜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

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

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效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郭註王使諸梁甚重者重其使故有所求也甚故而不急者恐其空報其故而不肯急應其求也事無小大少有不言以成為懼

者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事不成則有人道之患者以成為懼者不成則怨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事成則有陰陽之患者言人患雖去然其懼戰于胃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足

以患心者唯有德者能之覺無欲清之人者對火而不思源明其所饒儉薄也所饒儉薄而內熱飲水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為也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網罹於外故曰是兩

也不可解於心者自然固結不可解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千人聚不以一人為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也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故曰是之謂

大戒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為命而不施心於其間冥然與至當為一而無休戚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况君親乎事有必至理固常通為人臣子

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哉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者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遠

則必忠之以言者遠以言傳意也夫喜怒哀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凡溢之類也妄言雖非彼言以傳者妄作也莫者莫然疑之也傳言者歎言就傳過言似於誣妄受者有疑則傳言者

橫以輕重為罪也引法言以證之言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筆乘葉公之憂在利害然嘗之極不過死亡而已故夫子以生死決之忠孝人猶能言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則未易言也蓋事心則身忘身忘而哀樂無所錯矣惡能施乎其前哉故卒之曰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悅生惡死即所謂哀樂者也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

若命須溪云只此一語慷慨明達談笑有餘夫不可奈何非衰頹之謂也其自決如此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

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畏也夫風波易以動實畏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僻數死不擇言者氣息蕭然於是並生心屬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自之心應之而

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蓋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郭註以巧闢力者本共好戲欲勝情至潛與害彼則不復循理也以禮飲酒者尊卑有別旅酬有次湛酒淫液則淫流縱橫無所不至也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矣遺風

波而不行則實且喪矣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勝可定也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僻失當譬之野獸蹏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氣不至而氣息不理弗然暴怒但生虎斑以對之也夫寬以容物

物必歸焉尅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齊詣邪故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也無遠令者傳彼實也無勸成者任其自成也過

振二

主

度益也益則非任實矣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也若彼之所惡而勸疆成之則悔敗尋至故曰惡成不及改也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言寄物以為意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矣斯

接物之至也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為為齊作意於其間哉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言直為致命最易而以喜怒施心故難也筆乘夫傳兩喜兩怒之言而不敢溢者凡以善終之難不得不謹其始耳觀鬪力者始陽卒陰飲酒者始治卒亂則知人之相與始于信卒乎鄙事之在人始于細卒乎大者其必至也夫一言之發激怒于人非風波乎人既激矣將行其怒非實喪乎故忿之設也無由由巧言偏詞每每過實不擇

正理如獸之畏死不擇好音氣息蕩然而出則聽者並生厲心而忿從此設矣尅者責人太切核者認真太甚本以望人之美也而人或以不肖之心應之于是而知止焉可也而不知其然則積忿成患將不知

振二

主

其所終矣終即前所謂卒乎鄙卒乎巨者也君命之將卒意遽改事之未成勉強以勸此即溢美溢惡之言故曰過度益也溢則傳言者殃能無殆乎美成在久者成人之美必優游深交久乃可入也惡成不及改者一言僨事並生心厲悔將無及也夫人喜為溢言者意必存懷而不能虛焉故耳乘物遊心則志已託不得已則忘物斯則因其命而致之我無心也何必有所作為以還報哉夫子告葉公或以為次於類

子而實亦不能外于虛也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

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

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成矢以蠟盛溺坳而適有畜畜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曾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振二

古

郭註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已縱其無度則亂邦不知民過之由已故罪責於民而不自改也正汝身者反覆與會俱所以為正身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乖迂和而不同也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者還

與同也。和不欲出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也。若遂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目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已，妄生妖孽，故當悶然若晦，玄同光塵。

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也。彼且為嬰兒，七旬言不立圭角，以逆其鱗也。夫螳螂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疆當其任，即螳螂之怒臂也。積

伐汝之才，美以犯人，此危殆之道。故戒之為其殺之之怒者，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為其決之之怒者，方使虎自齧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時其饑飽，達其怒心，知其所以怒而順之也。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

則至親交兵。此虎之所以媚於養已也。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骨言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意，故驚而至此也。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言欲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

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

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上，聲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樞；以為柱，則蠹。是不材

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相查梨橘柚果疏亦果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

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教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

邪？曰：容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余之不亦遠乎？

郭註：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木為文木。物莫不若是者，物皆以用自傷也。幾死

乃今得之言，數有睥睨已者，唯今匠石明之耳。為予也，自言積無用，乃為濟生之大用。若有用，久見伐矣。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以戲匠石也。弟子猶嫌其以為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匠石謂社自來寄

耳，非此木求之為社也，以為不知己者，詬厲言此本乃以社為不知己，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本自以無用為用，雖不為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之害也。所保與衆異者，彼以無保為保，而衆以有保為保也。利人長

物，禁民為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泊然不為而群才自適用者，各得其叙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譽之，無緣近也。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

千乘隱將託庇其所賴賴于蒼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啗矢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呈三日而不已于蒼曰此果不

振二

七

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但即之杙一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棹善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不祥也。郭註隱將託其所賴者其枝所陰可以隱託

千乘也天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捍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群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白額亢

鼻痔病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辟具然後敢用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材為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

謂大祥神人不逆

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好拈指天五管在上兩解陞為腸挫鍼治繡戒足以餬口鼓簧播精足以食嗣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果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郭註徵武士則攘臂於其間者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也有大役則不受功者不任作

振三

六

後故也役則不與賜則受之支離其形者猶能自全如此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群才與物冥而無迹故色人間之害處常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

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持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

傷吾足山水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郭註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言當順時直前盡于會通之宜世之衰感度然不足覺

故曰何如來不可待往不可追極富盡臨時之宜耳有道成焉無道生焉言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成非我也豈為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言

振三

九

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真然與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也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者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

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

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直故乃釋此無為之至易而知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者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夫重地而使人循之其卒不可掩矣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

不明我以權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為一而內外同福也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善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善者莫不

皆全也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者曲成其行各自足矣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儼然不覺妙之在身也

筆乘吾行卻曲當從碧虛作卻曲卻曲無傷吾足庶與上文相協蓋由傳寫者誤疊吾行二字耳迷陽妙道曰蔽也蔽生蒙蔽能迷陽明之路故曰迷陽託興言之也其說甚異存之以廣異聞

筆乘總論上彰云養生主是出世法人間世是住世法余謂出世而後能住世老子所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也
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

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

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駘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

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

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膏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乃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

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常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郭註虛往實歸各自得而足也無形而心成者怪其形殘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

遺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也。奚假魯國將引天下與從之言神全心具則體與物真與物真者天下之所不能遠矣。但一國而已哉。死生之變化於夫也。彼與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後。雖天地覆陸

斯順之也。審乎無假者。明性命之固當也。不與物遷者。任物之自遷也。命物之化者。以化為命而無乖迂也。守其宗者。不離至當之極也。異而肝膽楚越者。恬苦之性殊。則美惡之情背也。同而萬物皆一者。雖所

美不同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

之不足。有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已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於昆蟲。莫不能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通混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莫非也。

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無是。無是非混而為一。故能乘變任化。忤物而不忤也。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者。宜生於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故亡其宜也。都亡宜。故無不

任。都任之而不得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天地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擴然無不適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言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則死生變化無

往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為一。既觀其一。則說然無係。玄同彼我。以生死為寤寐。以形骸為

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弗其心也。彼為己。以其知者。嫌王駘未能忘知。而自存也。得其心。以其心者。嫌未能遺心。而自得也。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者。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

往。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也。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為止以求鑑也。故王駘之聚衆。衆自歸之。豈引物使從已哉。唯止能止衆。止者動而為之。則不能居衆物之止也。唯舜獨也。正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

下首則唯為松栢。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貴於松栢。人各自正。則無羨於大聖。而趣之也。幸能正生。以正衆生者。幸自能正耳。非為正以正之也。將求名而能自要者。非

能遺名而無不任也。官天地府萬物者。冥然無不體也。直寓六骸者。所謂逆旅也。象耳目者。人用耳目。亦用耳目。非瀕耳目也。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

嘗死也。擇日而登假者。以不失會為擇耳。斯人無擇也。在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其恬漠故全也。故曰。彼且何肯以物為事。筆乘受命于地。至唯舜獨也。正文句不齊似

有脫畧張君房校本作受命于地唯松栢獨也正在冬夏書書受命于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補亡七字因郭註有下首唯松栢上首唯聖人故也今以松栢獨也在舜獨也正為句亦自文順而義全矣

據

孟

甲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甲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甲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甲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見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甲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毅申中央者中壯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

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不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據

孟

郭註我出子止羞與別者常行也其明日又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已也子齊執政者常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執政便謂足以明其不遜也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笑其矜說在位欲處物先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言其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若是形殘也言不自顧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故不足以補形殘之過多自陳其過狀以已為不當亡者衆也默然知過自以為應死者少也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為毅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志知與物同渡者皆游於羿之毅

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耳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為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違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性情知能與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人以其全

足笑吾不全足者皆不知命而有斯笑也怫然而怒者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未知命也廢然而反者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廢向者之怒而復常也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者言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耶我為能自反耶斯自忘形而遺累也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忘形故也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游耳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子無乃稱者已悟則厭其多言也

據

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實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詘

奴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郭註靈煩也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為

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臟相攻於內而手足殘傷於外也猶有尊足者存言則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連旅也去其矜謹任其自

生斯務全也夫天不為覆故能常覆地不為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沉而為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為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安知夫子之猶若是者貴其不謹不及天地也無

趾出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為也彼何實實以學子為者怪其方復學於老聃也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其弊也遂至乎為人之所為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罕其常然者也舍己效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為華薄也而華薄之興必由於禮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為己之桎梏也胡不直

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欲以直理真之莫其無迹也天刑之安可解者仲尼非不真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響隨夫順物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至矣而

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嚮也影嚮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可遺而性命可全矣

魯哀公問于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沈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

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闕門然而後應汜泛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下也

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詞於其死母者少焉响身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城而死者其人之莖也不以髮也

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宅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

無二

無

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余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骨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隙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係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備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郭註惡醜也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者明物不由權勢而往也無聚祿望人之腹

者明非求食而往也又以惡駭天下者明不以形羨故往也和而不唱者非和而致之也知不出乎四域者不役思於分外地也雌雄合乎前者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群人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靈也

然而後應者龍犀不足以驚其神也汜而若辭者人辭亦辭也狔子食於其死母者食乳也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無往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已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則雖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使其形者才德是也娶者武所資也戰死則無武娶將安施所愛屨者為足故耳則者之屨何為愛之無其本者屨以足武為本也不翦不穿全其形也不得復使恐傷其形也採擇嬪御及燕爾新婚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無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也德全而物愛之宜矣死生存亡以至

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

遇也其所弗為弗能為也其所為弗不能為也付之而自當矣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隨所遇而任之也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奈之何哉苟知性命之故當則雖死生窮之千變萬化淡然自若而和在身矣故曰不足滑和靈府者精神之宅也至足者不以愛患驚神故曰不可入於靈府和性不滑靈府間豫則雖涉乎至變不失其兌然也故曰和豫通而不失於兌日夜無卻者泯然常任之也與物為春者群生之所賴也接而生時於心者順四時而俱化也天下之平莫感於停水無情

至平故天下取正焉故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者內保其明外無情為玄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

不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筆乘望如月望之望圓足飽滿之義和而不倡不見其能首事也知不出乎四域不見其有遠畧也祿位才貌舉皆無之而致雌雄交歸焉非使物保而物自保之也是何

人也疑其所以動人者何在施子之喻言形不足愛而使其形者可愛也母愛以使其形者為本戰以武為本行以足為本表貽它所以存而見任去而見思者有本故耳才即孟子降才之才才未全者率喜而

自衛才全則德內足矣奚形之有生死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雖其變若彼然求其所以為之者而不得故謂之命也苟知其始所以為之者則獨何能無槩然今其變雖日夜遞遷了無停息

而其所始即智者莫能求之所謂未始有始者也知其未始有始而又何至滑吾之太和干吾之靈府也耶况如老子塞其兌之兌和豫通而不失于兌與物為春而日夜無隙即所謂不形者也如此雖日接萬

振三

三

變皆動而不失其時矣水停而平則禹物準之乎則內能自保停則外不搖蕩水之平猶德之和也是和也修之已而成故曰成和之脩物不能離又解不形之意即一而不分死生無變之謂也

○ 固歧支離無脈說和衛靈公靈公悅之而悅全人其脰脰肩肩瓿瓿蓋大癩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者為學約為膠

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夜惡用德不貸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嗣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入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入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不哉所以屬於

人也替教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

振三

三

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 邪註固歧支離無脈兩段言偏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者其德長於順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忘其好也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

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聖人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全也知為學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也天鬻也者天食也言自然而稟之

也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沉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之趣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

也又奚為哉任之而自至也有人之形者視其形貌若人也無人之情者掘若槁木之枝也群於人者類聚群分自然之道也是非不得於身者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之所未能也故形貌若人而

獨成其天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者言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於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豈直賢聖

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鷄鳴犬吠苟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孔顏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觀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

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者未解形貌之非情也是非吾所謂情者以是非為情則無是非無好無

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無情者之人不以好惡傷其身言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止於當也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者未明生之自理之自足也莊子又謂生理已具足於形

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祗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眠言有情者之自困也天選子形以堅

白鳴言凡子所為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况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為取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我

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譽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

能登假格於道也若此

郭註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眾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于不知矣自為耳不為也不為也則為出于不為矣為出于不為故以不為為主知出于不知故以不知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

去也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

據

美

所存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而真喪矣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

不過一技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六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者知人之所為有分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知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矣斯

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也有患者言知雖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慮也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則遇物而當矣所待未定言有待則無定也吾生有涯天也必欲蓋之人也然此人

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皆自然耳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也不逆寡則所順者衆不雄成則不恃其成而處物先不暮士則縱心

據

美

直前而群士自合非謀暮以致之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也若然者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富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

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樂意於所遇哉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

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也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欣其入不詎脩蕭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郭註寢不夢無意想也覺無憂遇即安也食不甘理當食耳真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嗑言若哇氣不平暢也深根寧極然

後反一無欲故嗜欲深者天機淺也不知悅生惡死者與化為體不訢不詎者泰然而任之也儻然往來者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也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遺忘其生而猶復探求死意耶受而喜者不問

所受者何物遇之而無不適也忘而復者復之不由於識乃至也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物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

據

美

筆乘出世為出即生也來也始與受也逆造化為人即死也往也終與復也知其始之未始有始也則不忘其所始矣知其終之未始有終也則不求其所終矣如此則可以出入造化遊戲死生而莫悅與惡之有

心捐道者心一有所變即捐道矣道無生
死而人有二心非棄道而何人助天者即
老子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求益于有生之
外者也而真人不然則知怖死生求出離
猶為第二義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類類反去執妻然似
秋煖宜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真
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
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通物非聖
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
禮為翼者順時之所行故無不行也夫高
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群不得已
之勢也曠然無情群知之府也之有亦之
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為哉任時世為知委
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丘者所以本也
振二
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
本也付群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
也本至而理盡矣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
不在已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間暇自適
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悅然不識言之在口

而人之大迷真謂至人之為勤行者也
故其好之一其弗好之一其一也一其
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
有夜且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

情也彼持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
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
其真乎泉湖魚相與處於陸相响吁以濕相
濡儒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余堯而
非祭也不如而忘而化其道

郭註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
與彼無二也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
徒也夫真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
乎不一無有不一者天也彼彼而我我者
人也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
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真然無不壬而
玄同彼我也其有夜日之常天之道也故
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里耳奚
所係哉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
為晝夜豈有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

憂虞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獨化之
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人之
所酉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
天為父故晝夜寒暑猶安之而不敢惡况
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竟夕安得而不任

之哉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
不可違王直君命而已哉故證以因魚之
喻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夫
非與皆生於不足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
與變化為一曠然無可適矣又安知堯桀

之所在耶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
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
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
避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避是恒物
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
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耶故
聖人將遊於物之所得避而皆存善天善
老善貽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

一化之所待乎

郭註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死與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善乎

漢二

甲一

則吾死亦善也方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無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也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金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

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為故舟山日易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不知與化為體而思

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內外無死生體天地合變化索

所遯而不得矣此乃常物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也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也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耶本非人而化為人化為人失于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

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遯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存於死為存則何時而非存哉夫自均於百年之內不

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乎粹猶足以師人也况玄同萬物而與化為體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大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

振三

四三

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徐喜章氏得之以擊天地伏戲養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惑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壞不得之以襲

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顛項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

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郭註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有常無之信故無形也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感得自容而莫見其狀未有天地自古固存明無不待有而無也無也豈能生神哉不

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人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久道在高為無高在深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者為無者無所不

振二

四三

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得謂老也自徐章氏得之至比則星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道不能

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為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己拙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于生之不得而為之哉故為生累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

不由于己為也而為之則傷其真生矣

筆乘大宗師者道也至此方明說出無形無為也而曰有情有信者自有以觀其微者言之也情靜之動信者動之得即老子其中有信之信也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

氣之始未見氣為父則氣者然也北斗天之網維故曰維斗堪坏神名人面獸形馮夷清冷傳曰華陰潼鄉隄首人服人石得水仙是為河泊一云以人月庚子浴于河而溺之肩吾山神不死至孔子時黃帝得

道登天即禹湖上升之事玄宮北方之宮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是也禹臨海神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強西王母山海經曰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水之

滄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與一功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少廣山名一云西方空界之名傳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箕斗為天漢年之東維南伯子葵問乎女偶焉曰子之年長矣而色

振二

聖四

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累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人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

死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擗寧擗寧也者擗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

之需後需役聞之於烏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郭註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外猶遺也物者朝夕所需切已難忘外生則都遺之也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

振三

聖五

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無古今與獨俱往也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則無死無生矣任其自將故無不將任其自迎故無不迎任其自毀故無不

毀任其自成故無不成夫與物冥者物繫亦繫而未始不寧也物繫而獨不繫則敗矣故繫而任之則莫不曲成也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也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

參寥玄之又玄也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

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與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拘也曲僂^續發背上有五管願隱於齊肩高於頂句^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麗其心間

而無事^辨及^田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子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子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慶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郭註沴亂也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

物嗟耳浸漸也體化之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處順謂之懸解一不能自解則眾物共結之矣能解則無所不鮮則無所而解也天不能無晝

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一作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

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趨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一作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鉞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郭註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

將化而叱無為不之也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連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死生猶晝夜未足為遠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足悍逆於理以速其死耳其死之速由於我悍非

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為彼善吾生善吾死理常俱也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亦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為哉生非故為時自生耳

矜而有之不亦妄乎人皆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故明已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也成然寐遽然覺寤寐自若不可以死生累心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徒堯}挑^{徒堯}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

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倚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愛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

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徃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換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

槩

甲八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及履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郭註夫體天地宜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臟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從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臟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

矣故以天下為一體者無愛為於其間也撓挑無極無所不任也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化無所窮竟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齊死生忘哀樂臨

槩

四九

只能歌方外之志也夫知禮義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夫理有至極內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輝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觀其與群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物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

人之內迹而寄方外于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迷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方外則陋遊乎天地之一氣者皆冥之故無二也以

生為附贅懸疣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以死為決疣潰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假因也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所假雖異共成一體故忘肝膽遺耳目任理而冥往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變化之途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及也所謂無為之業非拱默也所謂塵垢之外非伏于山林也其所觀示

槩

辛

于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戮民者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

下者無以天下為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
群坐志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
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
之所不救者也吾與汝共之言雖為世枯
桎但為與汝共之耳明已恒自在外也人

之與魚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
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莫不皆然
各自足而相忘也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
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
於人而侔於天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

則大以又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於死哭泣無涕中
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
固有無其才而得其名者乎回一降之仲尼
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滿簡之而不
得天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智
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
其所不知之心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
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
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

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汲於淵不
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
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耶註魯國觀其禮顏回察其心蓋死生之理
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何非知之匹也
故曰進於知簡擇死生而不得其任無春
秋冬夏四時初耳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
無不安故不以死生樂意而付之自化也

死生轉與化為一猶以忘其所知於當
今豈待所未知無顏憂哉已化而生為知
未生之時方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故為
所避既而與化俱生也夫死生猶覺耳耳
今夢自以為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見苟

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
矣死生覺夢未知所在當其兩適無不自
得何為在此而憂彼哉有形形無摠心者
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
其心也有且宅無情死者以形骸之變為

且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為死也之常覺
者無往而有逆故人哭亦哭所以其所以
也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同吾吾何失
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餘故久哭亦哭
無憂故哭而不哀麻所开吾也故玄同外

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宜知吾之所在也
夢為鳥夢為魚言無往而不自得也覺夢
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故亦無時而
足惜也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排
者推移之謂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

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
而不哀與化俱往也安於推移而與化俱
去故乃人于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
上至于子有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
哭不同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
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
曰而奚來為軼天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
削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選湯志雖轉
備之塗子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

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
擊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
無莊之夫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
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
息我黔而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

振三

五三

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乎
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
仁長於上占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
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郭註資者給濟之謂黔以仁義剝以是非言

其以形教自虧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
場無係之塗也游其藩言不敢求涉中道
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天下之物未必皆
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冶煨而為器者
故無莊據梁黃帝皆聞道而後亡其可務
也此皆寄言以遺云為之累夫率性直往
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
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黔補剝而
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棄而勿告
恐非造物之至也鑿澤萬物皆自爾耳亦

無愛為於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不為老
日新也不為巧自然也此所遊已言遊於
不為而師於無師也

頤曰曰曰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曰忘仁義
矣曰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曰益矣曰何

謂也曰曰忘禮樂矣曰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

見曰曰益矣曰何謂也曰曰回坐忘矣仲尼
然曰何謂坐忘頤曰曰墮體黜聰明離
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
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

後也

郭註回益矣以損之為益也仁者兼愛之迹

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
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
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猶未玄

振三

五四

達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
未若忘其所以具也夫坐忘者奚所不忘
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
一身外不知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
一體而無不通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

嘗不適何好何惡哉同於化者唯化所適
故無常也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
病矣累飯而往視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
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

而趨促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
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
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
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
極者命也夫

郭註此二人相為於無相為者也今裹飯而

往食者亦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為而後
往也何故若是者憊其有情所以趨出遠
理也命也夫言物皆自然無為之者也

應帝王第七

振三

五五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
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
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
譽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
徐徐其覺教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

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郭註夫有虞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故乘群變履萬世世有夷險迹有不及也夫以所好為是人所

惡為非人者以是非為域者也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邪為馬為牛則奚是人非人之有任其自知故情信任其自得故無為不入乎是非之域

所以絕於有虞之世也

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有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郭註欺德者以已制物則物失其真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

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為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成也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振二

辛六

筆乘日中始人姓名經之式義之度皆所以正人也而離性已遠故謂之欺德涉海必溺鑿河難成蚩負山則不勝任以欺德而治天下亦猶此耳聖人之治也治因其自治而毋以正人為也故曰外乎正而後行

斷斷然盡其性命之能事而已矣性命之能事我無為而民自正之謂也夫鳥鼠避患曾不待教况民之有知豈不如二蟲而必作為經式義度以拂亂其常性哉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了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野汝又何帛請以治天下感子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

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郭註問為天下則非超於太初止於玄冥也與造化者為人則任人之自為莽眇群碎之謂耳乘群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放

振二

辛七

毋自得之場不治而自治也遊心於淡任其性而無所飾也合氣於漠漠然靜於性而止也順物無私而天下治言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累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

筆乘豫即凡事豫則立之豫言有先于為天下者也無以先之而求為天下于天下則後矣與造物者為人與化俱運任而不助也乘莽眇出六極凌虛履妙超陰陽也遊何有處曠垠造道之域居空同也此即豫之道也而猶不寤故又明言以示之遊心者汎然自得而復于至靜也故曰遊心于淡合氣者其息深深而歸于至虛也故曰合氣于漠此皆順物自然而不以已與之故天下治蓋無意于為天下而為天下之

道莫妙于此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
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
是於聖人也屑易技係勞形林心者也且也
虎豹之文采田猿狙之便執策之狗來藉如

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
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
己化貨萬物而民弗恃有真舉名使物自喜
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者也鄭有神巫曰季
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

瓶二

天

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
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
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
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
焉而以道與世兀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
以旬數矣吾見怪馬見濕灰馬列子入泣涕
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
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
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
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
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于踵是殆見吾善
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
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
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衝氣機也鯢桓
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
有九名此處三馬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
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
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
之虛而委龍不知其誰何因以為乎靡因以
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

歸三年不出為其妻費食豕如食人于是無
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
一以是終
吳言箴曰此章專論帝王之道言帝王合應
如秦氏之出于非人而又非入于非人如

瓶二

光

接與之戒繪弋熏鑿吾民如無名氏所云
游心于淡合氣于漠如老聃所云立乎不
測而遊于無有所謂無有亦只是至虛而
不萌竅鑿是已總來只無有二字耳四不
知是無竅鑿曜而喜是悟出無竅鑿道理

非人天也未能出于非人者猶局于人未
出于天未始入于非人者與天俱化非有
意為天徐徐安穩于于自得此四字最善
狀凡人間間然日以心闕者卧則神且不
寧或驚或夢殊不帖席覺則百憂感心

身雖未起神已馳逐拘擊不自在了至人
便無此光景便是其寢不覺其覺無憂道
理呼牛應牛呼馬應馬隨呼而應初無所
定故下兩一字道有情有信故曰其知情
信曰情曰信曰真總是對幻字看以己出

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
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于
不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
志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即謂之
有生誠能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化升

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德機不發曰杜權亦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也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

振二

卒

應感之容也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利名之飾皆為棄物機發於鍾常在極上超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

莫見其涯故似不齊也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至人用舍雖異玄默一焉故畧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

淡然自得泊乎忘為也未始出吾宗者雖變化無常深根寧極也委蛇者無心而隨物化也不知誰何沈然無所係也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

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於事無與親唯所遇也雕琢復朴去華取實也塊然形立外飾去也紛而封哉雖動而真不散也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也

極

卒一

筆乘不震不正崔本作不震不止全然列子作灰然莫勝列子作莫朕甯列子作潘無與親列子作無親封哉列子作封戎似于文義為優當從之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郭註無為名尸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無為謀府使物各自謀也無為事任付物使各自任也無為知主無心則物各自主一知也體盡無窮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也遊無朕任物故無迹也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無見得見得則不知止也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能任群實也若鏡

者鑿物而無情也不將不迎不藏來即應去即止也物來即鑿鑿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不勞之累

南海之帝為儵叔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振二

六十二